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五回 唐夫人背夫遭妾

詩曰：抑武崇文國勢偏，英雄飲恨死窮邊。
報讎免掘平王塚，好佞遺屍盡可鞭。

這四句詩，是說九邊內一員叛將，自號黑天王。因他父親久屯塞北，世掌兵權，竭盡一生心力，募有□萬精兵，分作男女二隊，教他兄妹二人，朝夕訓練，真個人人似虎，個個如彪，出去應敵沒有一次不建奇功。他父親在日，指望個封侯錫土，誰想權臣在朝，怪他父親沒有進獻，掩了克敵之功，反說他擅開邊釁。雖不曾以斧鉞相加，也可惜一禦寇之臣，竟是以憂慮危禍而死。後來兄妹二人，氣憤不過，叛了朝廷，竟把男女二隊分作兩營，一同舉事。黑天王統的是男軍，他妹子領的是女將。都把面顏做了國號，稱孤道寡。他自己號黑天王，妹子號為白天王。分兵合力，進取中原。

一日黑天王說道：「孤家約定了妹子，今日黃道吉日，起兵攻打中原，奪取花花世界，以報父親在日之仇。如今還不見到來，須索在此等候。」言話未了，只見一員女將，頭戴一頂赤亮金盔，身披一件白銀鎧甲，腰間帶了一張玉版鐵胎貂弓，五枝玉面蘭芽寶箭。手執鋼槍，帶領一班女將而來。口裡說道：「雪面瓊膚，偏多英武，胸藏韜略法孫吳。閨中猛虎殺庸夫，眾女杰爭來歸附。奴家白天王是也。大哥昨日約定，今日起兵。須索前去。」黑天王見了說道：「賢妹，起兵之事，約定今日長驅而進，劣兄的人馬俱已點齊，專候賢妹到來，一齊發令。」

白天王道：「妹子的隊伍，也整齊了，少刻到來。請大哥登壇發令就是。」黑天王道：「妹子我和你，背主起兵，分明是椿逆事，那假仁假義的話，索性不要說他，竟要單憑將力，全仗兵威，以圖必勝才好。請問攻城掠地，當用何法以勝之？」白天王道：「大哥必有妙見，請先講來，待妹子參些末議便了。」

黑天王道：「攻城宜速，三軍一到便張弧，不問他城中虛實，不顧我地理生疏。他若是開門迎敵，我這裡不按那兵書，任憑我的猛戰。他那裡若是閉城自守，我這裡安排血刃把城屠。都是那貪官惹禍害良民，致使這昆岡失火難留玉。殺得他世無人影，才使我氣泄胸平。」白天王道：「照你這等講，從來的兵法，都可以不必設了。依妹子說來，還該智勇兼行，剛柔並用，方是個萬全之策。」黑天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攻城的著數，細細講來。」白天王道：「第一著，按軍聲，銜枚寂靜。第二著，扼險阻，審視方隅，第三著，察水草，提防下毒。第四著，睽反間，逆料虛誣。第五著，結雲梯，遙窺動靜。第六著，備鋤鋤，近搗空虛。第七著，奮火攻，使他三軍化蝶。第八著，引水灌，使他百姓成魚。第九著，開城席捲。第十著，奪路長驅。」

兄妹二人商議方完，只見旌旗蔽日，男女兩隊，整整齊齊。

頭目稟道：「人馬俱齊，請二位天王發令。」他兄妹二人，各登將台。黑天王道：「吩咐各隊男軍，擺齊隊伍，聽俺號令。俺和你共棄生，舍卻頭顱。看見那刀山劍海，須認作襖席塗。若是陣亡的，只當做軍前大睡。若是得勝了的，確便是死後重蘇。遇著刀，還他絕命。撞著俺，有死無生。卻不要尊唐虞，總施揖讓。定然要法湯武，一味征誅。這都是體天道，把眉間的肅殺；行秋令，奪乾剛，把掌上的風雷。起壯圖，整頓規模。」白天王吩咐各隊女軍，擺齊隊伍，聽俺的號令。說道：「須要側聽聲，莫要亂呼。令出如山，切不可玩忽。只是這臨陣數句言語，卻要當作兵符。衝鋒的只要爭先對敵，不可回顧。接應的，須要見機觀變，努力把前軍擁護。若是稍折挫，切不可失了軍威。縱然略有惶倉，也不要亂了隊伍。倘若遇著了堅固城池，逢著了勁力敵將，要把那雌雄審視。這不是你們三軍事，自有我為主帥的，運用機謀。」對黑天王道：「大哥聞得，海內連年荒歉，朝廷缺少軍需，咱們此番前去，料他不怕無兵，只愁乏餉。攻城之法，利在緩而不在速。每到一處，只消圍住城池，困他幾月，自然出來投降，切不可與他交戰。」黑天王厲聲應道：「賢妹你說甚麼話來，畢竟是女子行兵不丈夫，要在這馬背上學當壚，慢騰騰的，問他沾也不沾，全不怕那莽兒郎，視俺如糞土。為你這習武的喜用文。引得那習文的偏好武。他還有兩件東西送你哩。」白天王道：「甚麼東西？」黑天王道：「是你用得著的衣冠，叫做巾與襪。」白天王道：「咱所說的，是兵家虛實之法，你那裡知道。若還一到便攻，一攻就戰，他那裡士飽馬騰，咱這裡人疲馬倦，只怕沒有甚麼好處哩。你這不下馬就擎刀弄斧，他那裡也就上馬鳴鑼播鼓。便做道為客的力能勝主，當不得速來軍，□個當不得五個。你若不肯信我，與你拍個掌兒，看屈著指頭去數，看是剩下得幾顆頭顱。」

黑天王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咱兩個人的主意，大不相同，合在一處，不好行兵。倒不如分作兩隊，你去騷擾東邊，咱去騷擾西邊。各人自用兵機，且看誰人得勝。先入京師者，就做皇帝。你心上如何？」白天王道：「就依你講。」黑天王道：「各自去建著雄威，休得要誤了工夫。兩下裡分頭逐鹿，各仗韓盧，並倚著昆吾。俺只怕力拔山岡，還要讓著楚。怕甚麼烏江自刎，不返東吳。」白天王道：「咱兩個人，分兵前去，不但各顯神機，共圖大事，又可以騷動中原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天機人力，不約而同，此行定可得志。也只才是無意之中，合了兵機，卻有志膺承天數。直待把那錦繡江山，破裂做單條幅。眼見得我這小花奴，僭做了中原之主。漫學那武則天，實踐了唐家祚。少不得也把美男子遍選些來作嬪妃。那時節佳人忽然享了這齊天的福。」黑天王說道：「咱兩個吩咐將校們，把近來演習的陣勢，擺列一番，壯一壯行色，然後起兵，有何不可。」白天王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黑天王吩咐各隊男軍，把新學的陣勢，隨便擺了一個來，小心操演，不得有違。各隊男軍聽了號令，齊集鳴金播鼓，擺下一陣，隨即收了，各回隊伍。白天王道：「這是什麼陣？」黑天王道：「這叫做眾虎攢羊陣。」白天王也吩咐女軍，照依兵法，擺一個陣勢來。眾女軍聽了，也鳴金鼓，隨即擺一陣勢，也隨即收了各回隊伍。黑天王問道：「這是甚麼陣？」白天王道：「這叫做百鳥朝鳳陣。」黑白二天王，一齊吩咐眾將校，擺齊隊伍。就此放炮起馬，不得有違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唐子才自從到了邊庭，赴了任所，每日以王事為懷。一日歎道：「我唐滢，自從擢舉邊才，蒙聖恩授以經略之職，募兵措餉，援剿南陲。自任事以來，探卒時時報警，饑軍日日呼庚。點缺既少奇謀，和戎又非上策。正在焦心高日之時，又聞得叛賊黑天王，領了烏合之師，前來騷擾。雖有羽書告急，還不知他虛實如何。已曾撥哨馬，前去探聽，為甚麼還不見轉來。」正是：

冬月河水未泮時，遙思花發故園枝。

少年豈惜沙場老，所愧無功表出師。

正在歎息之間，只聽得頭門傳了報鼓。中軍進來稟到：「哨馬探聽邊報回來了。」子才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中軍出去，隨即引了探子進來。子才見了問道：「你轉來了麼，把邊情的虛實，細細說來。」探子稟道：「打探得敵勢凶勇，他那殺氣沖天，說也驚人。」子才道：「他有多少人馬？」探子道：「不敢胡亂答應，又不曾親到沙場看點兵，只見他囉噪軍聲，就是那雷鳴，百里也能窮聽，不像他響震千山無限程，都是了梟獍。把那官軍殺盡無遺剩，如入了無人之境。」子才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再去探聽。看他日行多少路，夜宿幾更天，飲酒不飲酒，喜眠不喜眠，何處安營下寨，幾人斷後爭先，探實了中途回話，急急前去，不可遲延。」吩咐了探子去後，隨即傳諭各營將領，一齊披掛，就此起兵。眾將領道：「稟老爺，雪大難行。」子才道：「正借這一天大雪，正好建立奇功。若待天晴，大事去矣。速速啟行，違令者斬。快取戎服過來。」即忙換了戎裝，上了馬，說道：「爾等快把軍威驟整，計日兼程，破釜焚舟，擊鞭？鎧，休怕風寒雪冷。雪夜鳴鵝，不是仗寒威，怎能得操全勝。冰凍則弓彎愈增奇勁，風引則箭更加奇應。須要把君恩尊重，將命非輕。欲掃靖烽煙，才得萬方寧靜。」眾兵稟道：「探子回話。」子才道：「快講來。」探子道：「探得叛軍消息，日行二百程途，不眠不醉，不呼盧，晝夜趨行在路。近始安營下寨，三軍痛飲豪呼。非關變節戀歡娛，正為紛紛雪阻。」

子才道：「我料他遇了大雪不辨程途，一定安營下寨。他的人馬，既然晝夜兼行，到了住馬的時節，自精疲力竭，好酒貪眠，

與死人無異了。乘此時去劫寨，可以一鼓就擒。若待雪消路現之後，又是他精還力復之時。彼勢方張，我軍告退，誤了事，不可為矣。只是一件，我的人馬，須要悄然而去，使他不知不覺才好。我有道理，吩咐大小三軍，一齊換了白旗白幟，白甲白盔，務使與雪色相同，雪光相映，銜枚夜走，不露軍聲。近了賊寨，一齊隱在雪中，單聽炮聲為號。炮聲一響，齊入賊營，斬將擒王，就此一舉。大家都要勉力建功，不得委靡取巧。趨行數裡，到了寬敞地方，好換衣甲。」眾軍齊應道：「得令。」

話分兩頭。卻說黑天王，身披羊裘，引了眾卒，趨行而來。

說道：「晝夜兼行馳來，有了半萬程途，再拚幾日，就殺到了京城。咱黑天王是也，自與妹子分兵之後，要搶頭功。只得兼程而進，不上半個月，趕了一二千里程途，且喜得入關以來，攻州州破，打郡郡降。殺戮的人民，夠有幾斗芝麻的數目。如今來到此處，不知是甚麼地方，忽然下起大雪來，迷失路途，不便行走，只得在此下寨。如今天色晚了，且到帳房裡面去，穩睡一宵。眾虜羅，你們須要小心巡邏，恐怕有偷營劫寨的來。」眾將道：「這等大雪紛紛，把來路去路，都遮殺了，咱們去不得，料想他也來不得。偷營劫寨的事，今晚定是沒有的。」

黑天王道：「也說得是。這等把擄來的女子，都帶過來，待我選一眩。」眾卒帶出數口女子，黑天王逐一選看了一會。指著一個，說道：「這一個標緻些的，待咱家上用，其餘選不中的，都賞了你們。大家都去打老鼠，不可辜負了這場大雪。這是天老爺，總成你們的。」眾卒道：「還是大王爺的天恩。」眾人磕頭叩謝，帶了眾女子去後，黑天王摟抱這個女子說道：「我的嬌嬌，你的時運到了，眼前就來做皇帝娘娘了。今晚這等大雪，甚是寒冷，那無情無趣的酒，也不要吃他，不如脫了衣服，到牀上去暖暖活活。」二人脫了衣服，一同上牀。那女子帶著羞慚，半推半就。黑天王那管羞恥，緊緊抱著，即便恣意風流。

一個荒男子初嘗滋味，一個是嬌女人乍得甜頭。一個說，不用花燭，成就了今宵姻緣。一個說，何須月老，便試了百歲夫婦。

一個說，前生有分，恰遇今夕良宵，一個道，異日休忘，說盡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且圖目下歡娛。雙雙蝴蝶花間舞，兩兩鴛鴦水上游。雲雨已畢，緊緊擁抱而睡。

卻說眾卒帶了眾女子出來，說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咱們男子多，婦人少，怎麼樣一個睡法。也罷，兩個同一個去睡。咱和你前後來攻，使他腹背受敵。這也是兵家的妙著。快去熱起酒來，吃醉了睡。」商議定了，大家都是兩個摟著一個女子，各自快樂去了。是晚一寨兵將俱已酒醉快活，個個人疲力倦，鼾呼而睡。

且說唐子才，帶領人馬，換了白盔白甲，白旗白幟，夤夜奔馳，將到賊營，只見有一座山坡在前，便說道：「就借他做個將台。」急帶眾將走上山坡看時，只聽得賊營鼾吸之聲。子才笑道：「不出下官所料，你聽他鼾聲似豹，鼻息如雷，一毫準備也沒有。此時不擊，更待何時。吩咐軍中，快些舉炮。」

眾軍應道：「得令。」於是眾軍一齊殺入賊營，殺得黑天王，赤身露體，慌忙逃竄，東撞西奔。說道：「夜半三更，誰來劫我的營寨？尋衣不見，只得赤體快逃生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，被他寂地真天殺進營來，嚇得我夢魂顛倒，刀槍也摸不著。這也還是小事，連褲子也摸不著一條。莫說走不脫，就走脫了，也要凍出陰證病來。這怎麼處？」眾嘍囉應道：「要害陰證的，不止你一個，我們都有幾分。有件羊皮襖子，掉在地下，等我穿好起來。」眾卒聽見，向前爭奪。黑天王道：「你們都不要搶，拿來入了官。」言語之間，只聽得鳴鑼播鼓，吶喊不絕。

黑天王道：「料想走不脫，不如穿好了皮襖，坐在地上等他拿去殺了，也還做個暖鬼。」眾卒說道：「你看他的兵馬，密密層層，都趕得來了，正合了大王的陣勢，叫做眾虎攢羊。」說還未了，黑天王被眾兵馬拿住，去見唐經略。說道：「稟老爺，拿獲了賊頭，三軍告捷。」子才說道：「把俘賊上了囚車，解到京城治罪。你看天色將明，就此班師轉去。潛形匿影而來，腳步輕快，拿獲了俘賊，劫破了賊營，殺盡了餘卒。到今日，風也停，雪也消，山也現，地也平。這都是天助成功。笑只笑，這班蠢賊，被我殺得他好似：

枕邊殺盡風流景，斷送多少鴛鴦命。

頭顱顆顆足成雙，肢體般般皆兼並。

倒使他們，做了個夢不轉的襄王。不知要到何時何世，方才得醒。」

話分兩頭，且說西川來的一個客人，姓韓名照，字孟陽，也是一位黃榜中人。帶了一僕，宦游至楚。一日，韓孟陽說道：「想我孟陽，自幼攻書，三朝駿伐，五伐巍科，謬稱國士無雙，明舉鄉闈第一。只因有個同年兄弟，在這荆楚為官，故此匣劍囊琴，遠來相訪。地主雖嗟雞肋，遊人卻飽豬肝。偶餘潤筆之資，忽動買花之興。昨日媒婆來講說，一位仕宦人家，有兩房姬妾要遣。內中有一個才貌兼全，約小生今日去相，只得乘興而來。卻是一件，相便去相，只怕我這久曠之人，容易許可。把那七分的姿色，就要看做十分，相不出那真正的佳人出來。我如今須要預先慎重，把那貪花好色的念頭，按捺定了，然後去相佳人，才有真正眼力。」自言自語，過街穿巷。家人說道：「相公這就是唐鄉宦的門戶了。門上有人麼？」只見一個老院走得來，口口說道：「喚門無別事，知為相親來。你們就是韓解元相公麼？」家人應道：「正是。媒婆來了麼。」老院道：「來了多時了，請相公廳上少坐。待我喚他出來。張一媽，韓相公到了。」一媽聽了答道：「就來了。」隨即往裡催道：「吳奶奶，韓相公等久了，請出來罷。」吳氏道：「來了。預先丟了針線，早已整扮花容，非是我好把風耍，惹得人見憐。

都只為積怨深，奪人面。一媽道：「你請隔著簾子，先把才郎相一相。只怕比唐老爺的面貌，還標緻幾分哩。若不是逼抱琵琶過別船，怎能夠別劉復遇阮。」吳氏隔著簾子，相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果然好一位郎君。質如瓊玉，貌似蓮花。且莫把他胸中文章來考試，就是這相貌先中了。原怪不得，那有眼的嫦娥愛少年。」一媽道：「待我捲起簾來。韓相公，新人出來了，請來相。」韓孟陽向前仔細看了一會，心中暗喜，背後說道：「果然是天姿國色，一毫假借也是沒有。」一媽道：「相得中麼？」孟陽道：「容貌卻好，但不知才思何如。」一媽道：「這等說，就當面考一考，或是琴棋書畫，或是詩詞歌賦，或是吹彈歌舞，任意出個題目來。不是我得罪講，只怕你這解元相公，還考他不過哩。」孟陽道：「小生有一柄扇子，上面畫的是半身美人圖，求小娘子題詩一首，以見妙才。」遞將扇送與張一媽，一媽轉遞與吳氏。吳氏接扇到手，說道：「拈韻做來的詩，不足取信。教他限個韻來。」一媽傳了吳氏之言。

孟陽道：「小生之舉，原為求婚，就限個婚字韻罷。」吳氏得韻，不須思索，拈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一媽見他寫完，拿了扇子，送還孟陽道：「相公，扇子已題在此，請看就是了。」孟陽接了扇子，遂展開來，念道：

西子當年未范婚，芳姿傳向苧蘿村。

丹青不是無完筆，寫到纖腰已斷魂。

念完便道：「妙絕妙絕，真正是女中才子。」對吳氏作別道：「小生即刻送聘過來。」吳氏遂進去了。孟陽乃問一媽道：

「請問聘金要多少。」一媽道：「三百兩聘金，媒錢加二算。」孟陽道：「莫說三百，就是三千，也是值得的。照數送來，婚期就是明日。」一媽遂問孟陽討賞。孟陽遂叫家人取三兩銀子賞他，與一媽作別道：千兩黃金容易得，天姿國色最難求。

孟陽帶了家人，回寓所去了。自然料理聘金，不必說了。

卻說田北平，也帶了家人，前去相親。說道：「莫羨傾城美，將錢去買愁。」主僕兩人，轉彎抹角，來到唐家門，正撞著張一媽，送韓解元去。回見了田北平，遂迎接進去。說道：「一個出門，一個進門。畢竟是大戶人家，好熱鬧的生意。大爺請在廳上坐住，待我去請第二位出來。」一媽進去說道：「周奶奶，田家官人到了，快請出來。」周氏聽了，隨走出來。

一媽見了道：「好一位脫套的新人，我且捲起簾來。」便對北平說道：「這就是周奶奶，請相。」北平向前細細看了一會。

周氏一見北平，著一大驚，隨走進去了。一媽道：「何如，相得中麼？」北平道：「我便相中了他，只怕他相不中我。他與我才見一面，就連忙走進去了。多因是我面貌未必中得他的意。」一媽道：「婦人家見了男子，自然有些害羞。難道好走將過來，同

你講話不成。」北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替我當面斷過，嫁到我家，須要安心樂意，不許憎嫌丈夫的。要依我順我，隨深逐淺，從呼聽遣。卻不道嫁犬隨犬，切莫看樣畫葫蘆，又來裝模作樣，把那做新人的鋪蓋捲起。問他肯不肯，快些講來。」

一媽道：「你在外面講，他裡面聽，沒有別話回復，就是肯了。難道寫個死字與你不成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他要多少聘禮。」一媽道：「方才轉解元相的，要三百兩。如今這一個，只要三分之一。」北平道：「這也不多。我且問你，那解元相的，可曾中意麼。」一媽道：「相中了。今日過聘，明日過門。」北平道：「解元揀的日子，一定不差。這等我也依他，即刻送聘過來，明日做親就是。」隨叫家人取一兩銀子，送與門公。我們回去罷。」隨又說道：「鄉宦教成的美妾，解元選定的佳期，畢竟是我財主有福，安然享而用之。」歡歡喜喜，別了一媽，一直竟回去了。

一媽送了田北平，復轉身走入內堂，見了周氏，便問道：「周奶奶，新郎中你的意麼？」周氏大怒說道：「有你這樣死媒人，說這樣鬼親事。難道陽世間，就沒有男子，定要到陰司裡面去，領個鬼來相。」一媽道：「這話從那裡說起。」周氏道：「我只道，你做媒人結姻親，又誰知你是個女道士，慣把魍魎遣。這等青天白日，把一個鬼魍魎現。若不是我驚魂易轉，險些兒隔斷了桃花人面。你好好去回絕了。他若還送聘過來，就是逼我上路了。」一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甚麼不當面回他。」周氏道：「一見他走到面前，魂靈都嚇去了，那裡還講得話出來。」一媽見說，遂背面嘍嘍道：「當面應承，背後又這番做作，那一個來理你。」周氏高聲罵道：「老淫婦賊骨頭，我老實對你說，就拚了一死，決不到他家去的。若要與這魔鬼並肩同宿，倒不如到死城中，更得些自在。」一媽見他這等說話，癡呆了半晌。說道：「怎麼做成的親事，到手的媒錢，難道被這幾句刁話就弄脫了不成。待我請夫人出來。加上幾句是非，硬逼他上轎便了。夫人快來。」唐夫人正在房中睡午覺，聽得叫喊，連忙起牀，走出來問道：「做甚麼事。」只見張一媽氣忿忿的不做聲。唐夫人道：「為甚的，為姻緣變了媒人面。莫不是蠢郎君，憎嫌容貌，退還聘禮，賴卻媒錢？」一媽道：「郎君倒相中了，當不得你家姨娘，裝模作樣，不肯應承。想是心上不感激夫人，故意把我出氣。」唐夫人道：「是那一個，你只講來。」一媽道：「兩個男人，都相中了，約定今日下聘，明日來娶。就是那位吳奶奶，也歡歡喜喜的走進去了。只有一位姓周的，才貌也不過如此，偏會揀精揀肥，說男子相貌欠好，配他不過，把我百般咒罵。口裡還夾七夾八，連夫人也見教了幾聲。還說等老爺回來，要同你算帳哩。」夫人道：「不要理他，自然有我做主，怕他強到那裡去。老實對他說，莫說這樣人家，就是叫化子來娶，也不愁他不去。」一媽道：「這等說，才像個大的。是便是了，這樣會使性的姬妾，也虧你留到了如今。若然把別人家，打得他半死半活，皮破肉裂哩。」夫人道：「若遣這作怪的姬妾，什麼打緊？拚著一頓，才丁作錢行的酒就是了。」一媽道：「只怕你口便說得，便到了當場，手又軟了。老身且回去了來。」夫人道：「明日須要早些來。」一媽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卻說張一媽，到了次早起來，連忙走到唐經略家去，伺候兩家來迎親不題。且說韓解元家一個家人，奉了家主之命，口中說道：「才子佳人扭不來，呆郎巧婦拆難開。世事萬般都可料，合婚啞謎最難猜。你說我為何道這幾句？只因我家相公是個有名的才子，昨日相中的那房姬妾，又是個絕代的佳人，這一男一女，若還配合起來，竟是普天之下，第一對好夫妻了。」

誰想姻緣偶，又有變卦出來。送過聘禮之後，我家相公把縉紳一看，履歷一查，看那姓唐的鄉宦，是那一科舉人，那一科進士，誰想不前不後，剛剛是太老爺的同年，我家相公竟是他的年姪。這樣干名犯義的事，如何做得？所以把花燈彩轎相吹手一概都回復了。特地叫我前來退那一宗聘禮轉去。你說這段姻緣，可惜不可惜。一路行來，已到了唐家門首，不知媒人可在，且待我喚他一聲：張一媽在麼？」一媽答道：「呼媒聲急切，想是為催妝。原來是韓大叔。新人收拾完了，為甚麼花燈彩轎，還不見過來？」韓管家道：「花燈彩轎來不成了，叫新人不要打點。」一媽道：「為甚麼緣故？」韓管家道：「這位唐老爺，就是相公的年伯，沒有年姪娶年伯母之理，所以親事做不成，叫我來退財禮。」一媽道：「有這等奇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且立一立，等我去見夫人。」一媽向內堂道：「夫人快來。」夫人道：「提起絕命刀，斬斷情根在這遭。怕他臨去弄蹊蹺，準備著毛拳叫他吃頓飽。」一媽道：「夫人，兩頭親事，弄脫一頭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為甚麼緣故？」一媽道：「那韓相公說，唐老爺是他的年伯，不便做親。故此叫了管家來退財禮。」夫人道：「若還果是年姪，自然沒有做親之理。既然如此，只得把聘禮還他。」夫人遂進房去，把他的聘禮，原封不動，取得出來。說道：「一媽就煩你送出去與他。」一媽接了聘禮，送出來交還與韓管家。管家道：「婚姻兩手撒開，聘禮原封不動。只愁惱殺佳人，空做一場好夢。」家人接了銀子，竟即去了。

一媽轉身進來，聽得唐夫人歎道：「這兩個裡面極作怪的，就是吳氏。我第一要打發他，偏有這般湊巧的事。哎，天公天公。自古道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你為甚麼這等狠心，偏要與我作對，使我這絕命刀拔出來了，又歸回鞘。方便事沒有半毫，縱容男子寵阿嬌，扶助奸黨，惡智偏狂。」一媽道：「夫人不須煩惱，終久在我身上，替你出脫了他。休要煩悶，不必心焦。那天公枉費使乖弄巧，我自自然有移山撮海的手段。這件缺貨人人要，遲些兒賣價錢更高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花爆震地。一媽道：「田家的轎子來了，快請新人出來。」唐夫人道：「做你不著去催他上轎。」一媽遂走進他臥房門首，喚道：「周奶奶，轎子來了，請出來罷。」不聽見答應，連叫幾聲，也不聽見答應，呀叫了半日全然不理。要走進去，房門又是拴的。」一媽道：「我有道理，」遂轉身對夫人說道：「夫人，我昨日同他鬧了一場，心上自然不快，見我去叫，預先把門關了，須要夫人走得去，好好的喚了他來，看銀子面上，吃些氣罷了。」夫人自己走去，喚道：「周家姨娘，你的轎子到了，出來罷。」連叫幾聲，不見答應，遂發怒大聲說道：「怎麼別人叫你不應，連我做大的叫你，你也裝模作樣起來。難道你關上房門，就罷了不成。叫丫環快來。」丫環聽見夫人呼喚，急忙走向前來。夫人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，我就不信了。替我撬開門來。」丫環與一媽，一同把門撬開，走得進房，嚇了一跳，齊說道：「夫人不好了，周家姨娘弔死了。」唐夫人聽見周氏弔死，便癡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這怎麼處，怪得眼睛跳，老鴉叫。這場事如何了。雖是他壽數定，無常到了，逃不脫區區的罪賬也難消。若是打發出了門，老爺回來，不過淘一場小氣。如今逼出人命，將來就有大氣淘了，怎麼了得。」一媽道：「老爺回來，只說是病死的就是了。難道怕他檢屍不成。休要疑慮，且莫啼嘈。本家的人命，誰來證你？便成疑獄，終久是陰銷的。況且又無原告，蛇不露足，誰人知道。」夫人道：「一媽，你不知道我家的事，別人的口嘴，都掩得祝吳氏那個妖精，往常沒有是非，他還要生出話來，在老爺面前調唇弄舌，難道有了這樣歹事，他還肯替我掩飾不成。」一媽道：「這我倒不曾想到，也說得有理，他是不肯隱瞞的。」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有了，夫人，我有個絕妙的計較。神仙也想不出的。又堵了他的嘴，又除了你的害。你把甚麼東西謝我。」夫人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憑你要甚麼謝儀，我都肯出。請問是什麼計較？」一媽道：「方才轉解元來退聘禮，吳家姨娘還不曾知道，他見男子生得美貌，好不要嫁得慌，不如把田家的轎子只說是韓家的，哄他鎖了進去，打發這冤家出了門，田家聘了丑的，倒得了好的，難道肯來退還你不成。就是新人受些驚嚇，也只好在肚子裡面，咒我們幾聲罷了。料想不能夠回來同我們講話。替你除了一個大害，又省得後來學嘴。豈不想個萬全之策。」夫人大喜道：「好計好計。真個是神仙料不出的，比那陳平六出計還高。就要新人，上了花轎，這兩件禍事一齊消。謝天謝地，忙把紙錢來燒。事不宜遲，你就哄他上轎。若遲一會就要走漏消息了。」一媽道：「不須夫人囑咐，花轎將近來到門了，我去哄他上轎，就是了。」不知吳氏可曾聽他哄上轎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